

世界语境中的
《源氏物语》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I313.074
4

世界语境中的
《源氏物语》

执行主编：张龙妹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 新登字 002 号

此书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语境中的《源氏物语》/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编.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2

ISBN 7-02-004451-4

I. 世… II. 北… III. 长篇小说 - 文学研究 - 日本 - 中世纪 IV. I313.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1927 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王景林

世界语境中的《源氏物语》

Shi Jie Yu Jing Zhong De Yuan Shi Wu Yu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 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02-004451-4/B·304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上编 《源氏物语》的翻译与研究

- 阅读《源氏物语》的乐趣 铃木日出男(3)
- 日本的《源氏物语》研究 高田佑彦(9)
- 《源氏物语》的现代日语翻译 植田恭代(16)
- 韩国的《源氏物语》研究
- 研究现状及今后的展望 李爱淑(65)
- 关于《源氏物语》的韩译本 金钟德(75)
- 关于勒内·希费尔的法译本《源氏物语》 中山真彦(83)
- 关于英译本《源氏物语》
- 空蝉的小褂 平川佑弘(91)
- 关于中译本《源氏物语》 何元建(111)
- 中国的《源氏物语》研究 张龙妹(128)
- 《源氏物语》在欧洲的翻译 Marie Maurin(135)
- 英文圈中日本古典文学翻译的现状
- 以《源氏物语》为中心 Royall Tyler(144)

下编 日本其他古典文学的翻译与研究

- 魂·心·灵怪——古代文学的一个侧面 多田一臣(155)
- 从读本小说的表现手法看江户小说的汉译 周以量(167)
- 有关《今昔物语集》的翻译 小峰和明(222)

关于和歌的汉译 刘德润(236)

关于日本俳句的汉译形式

——论俳句汉译的三句三行式 佟君(258)

附 录:

平安贵族的婚姻习俗与《源氏物语》 胡洁(270)

《源氏物语》故事梗概 张龙妹(302)

作品人物小辞典 王华 吴志虹(322)

作者与译者一览表 (374)

上 编

《源氏物语》的翻译与研究

阅读《源氏物语》的乐趣

铃木日出男

十世纪初期即平安时代开始一百年后，出现了物语文学，成为平安朝文学的主要文学形态。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它是在通过吸收中国文化而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孕育出的新的日本文化。之前的九世纪是一个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热衷于摄取中国文化的时代。众所周知，物语作品一方面包含着日本自古以来的传承文学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具备着唐代小说的要素。为了使不具有汉字以及汉文学素养的女性也能很感兴趣地去阅读这些物语作品，它们采用了一种新的表记方法——假名，这一点被视为从摄取中国文化到发展日本自身文化的历史性转折之一。九世纪后半期汉字的简化促成了假名文字的产生，这本身就可以认为是在中国式的文化中诞生了日本自有的文化。

一、离奇的故事

物语之所以成为物语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它具有希奇少见的虚构的故事情节。如果是我们日常生活里俯拾皆是的事实，那么因为过于普通而无法成为物语。比如用《源氏物语》中的例子来说：

从小没有体会过母爱温暖的光源氏，在父亲桐壶帝的妃子

——美貌善良的藤壶女御身上仿佛看见了母亲的音容笑貌，因此心生恋慕。长大成人之后，更是把她作为心中的理想女性加以爱恋，终于两人秘密发生了关系，一夜情之后生下了私生子，这就是后来的冷泉帝。冷泉帝的即位奠定了藤壶和源氏一世荣华的基础。另一位女主人公六条御息所，出生大臣之家，贵为东宫皇太子妃，本来是极有可能成为中宫的，但不幸东宫早逝，留下她和幼小的皇女。不久她成为光源氏的情人，过着不尽如人意的日子。贺茂祭时，六条御息所本只想悄悄地观看的游行队列，源氏也在其中。但是在出行的路上却碰上了源氏正妻葵上的车队，自己乘坐的牛车被她们驱赶到一旁，受尽了屈辱。这件事彻底践踏了她的自尊心，从那天以后，她的烦恼忧愁日渐加深，终于魂灵出窍，变成生灵附在已有了身孕的葵上身上，在葵上生产后依然纠缠不离，并最终杀死了葵上。但变成生灵去怨恨骚扰源氏及葵上其实并非出于六条御息所的本意，她是因为忧郁成结才魂灵出窍的。

明石君是源氏流放时在明石浦结识的女主人公。她的父亲明石道人希望通过将女儿嫁给高贵的人家来重现自己家族的繁荣，也正是在他这种强烈的愿望之下两人结合了。明石君自己深知像她这样出身卑微的地方官的女儿，与源氏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身份差别，大有为了被抛弃而结婚的味道，为此烦恼不已。然而，结果正如明石道人所期盼的那样，两人所生的女儿长大后嫁入东宫，并最终成为中宫母仪天下，不仅使明石一族得到复兴，同时也给源氏一族带来永久的繁荣。书中的另一位女主人公紫上为兵部卿亲王的外妾所生。她自幼丧母，而且几乎没有母亲一方的亲戚，因此不久就会被送到父亲家抚养，这样就很可能受到父亲的正妻，也就是她继母的虐待。可是她与以往的有关继子继母物语中的主人公命运不同，在受到继母虐待之前就被源氏接去精心照顾，并在婚龄期到来之际与源氏幸福地

结合了。但即使是被世人看做幸运儿的紫上,也终因一生未能生育,在愈来愈强烈的孤独感中迎来了晚年。

物语的主人公光源氏以及以上陪伴他的四位女主人公的人生,就是展现在这样离奇的生活体验中。可以肯定的说,被评为具有古代“いろごろみ”(好色)美德的主人公光源氏,他吸引了众多女性并与各种各样的女性交往的人生经历,与平安时代任何一个实际存在的人物都是不一样的。

作品中人物的这种生活方式首先就会给《源氏物语》的读者们带来稀奇而又新鲜的感动。在《萤》卷的物语论中作者这样写道:“所谓物语是要把对于人类生存方式的深刻感动传给后世,物语中的虚构比简单地罗列事实更能探究到更深一步的真实。”并在其后的叙述中也讲到,有时会添加一些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的过于夸张的内容。如果把这种过于夸张的东西作为人类以及人类社会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形态来理解的话,上面的主旨就更加明确了。物语中的大部分人物生活在一种现实世界里几乎不可能体验到的极端的状况下,实际上正是通过这一点,人类社会的普遍形态才得以典型化。毋庸置疑,这便是物语具有魅力的地方,即物语中虚构与真实的关系,作为虚构存在的故事反而能引发真实。

二、语言及表达方式的魅力

把物语内容的稀有性作为新鲜的感动来接受,是接触物语虚构性结构的第一步,也可以说是把物语作为物语来解读时享受到的第一步乐趣。但是,即使是像《源氏物语》这样的长篇作品,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稀奇也会变得不再稀奇,一些有名的场面也会渐渐退色。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变得复杂,非同寻常的事越来越多,这样的话这种稀奇的故事给人们留下的印

象也会越来越淡薄。尽管如此,阅读带给我们的感动依然存在于某个地方。这种难以捕捉到的感动越来越鲜明的原因别无其他——正是物语作品本身的表达形式及语言。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用对话而用和歌赠答来表现,或者为什么必须非用这个词不可等等,像这样考虑广义语言的必然性会使我们产生对作品的新的感动。这也可以说是对探明作品的一次性表现形式时的一种解释。具体来讲,会引出诸如以下的问题:这个词在各自的文章脉络当中是如何发挥其一次性作用的,或者反过来说,任何随意的语言是如何在同一作品中融会贯通起来的等等。

例如前面提到的四位女主人公,在描述她们共通的,因与光源氏的瓜葛而产生的痛苦时,屡屡使用“憂き身”、“憂き世”等“憂し”的表达方式。“憂し”的本意是因为自身原因而痛苦的意思,一般在表达痛恨自身命运不济时使用,它与“つらし”——因为他人原因导致自己痛苦怨恨的用法——形成对比。四位女主人公都没有怨恨源氏,而是痛恨不得不与源氏发生关联的自身命运,通过这一点反而衬托出源氏的形象之高大。此外她们都曾被迫遭遇过某种危机情况,在同样使用“人笑へ”一词来表达日渐加深的危机意识时,每个人自己又分别开拓出了新的人生道路。“人笑へ”是世间笑柄的意思,对于她们来说这个词却包含着丧失社会地位、被社会所抛弃的极其沉重的意味。和源氏一起走过自己人生道路的女主人公们,就这样在描画共同轨迹的同时,又分别生存在属于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中。

第二个例子来看一看《夕顔》卷中被频繁使用的“あやし”一词。江户时代末期的藤原弘道的《源氏物语评释》中首先注意到了它。《夕顔》卷中源氏被一位房子周围种满了“夕顔花”(即葫芦花)的女性所吸引,她住在身份低微人聚集的京城五条,然而她一直隐瞒着自己的身世经历。当光源氏把她带到已荒废的别墅过夜时,鬼怪出现杀死了她,可以说是一个充满悬念的情节。

“あやし”的原意是指在面对不可思议的异常事物时想发出“あやし”这种声音的心情，它包含着奇怪、不可思议，以及身份低微、简陋粗糙等多种意思。在《夕顔》中，不同的文章脉络里这个语义繁杂的词的某一种意思被限定下来，同时原意的语感又涵盖于物语的整体。同一语言被分化出多种意思并被多次使用，绝对不是因为语言的贫乏，倒不如说它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同样的例子还有集中出现在《御法》、《法事》卷里的“あはれ”一词。卷始紫上预感自己为日不多，想象着相爱多年的光源氏将会为因为自己的死而无限悲伤，发出“御心の中にもものあはれ”（实甚令人悲叹）的感慨。此外，在举行法华千部供养的盛大法会时，又自念“残り少なしと身を思したる御心の中には、よろづのことあはれ”（在世之日已所剩无几，止不住悲从中来）。次日清晨，她想到自己即将辞世再次感慨万千“まづ我独り行く方知らずなりなむ”、“いみじうあはれ”（日后境况如何，无法知晓，对一切皆悲伤不已）。当光源氏和明石中宫来看望她的时候，她愈发感到这将是自己的最后一刻，在“あはれ”的心情下咏出了“おくと見るほどぞかはかなきともすれば風に乱る萩の上露”（青青荻上露，不能长久住。偶随风消散，人生本无常）的和歌。《法事》一卷中多次出现的“あはれ”这个词表达了紫上在自己即将死去时对诸多事物的感触。无论是以与光源氏为主的各种多样的人际关系，还是室内的装饰及外界的风景等等，所有的事物都被它映衬得悲伤、无常。

最后举一个例子，仍是与塑造紫上这个人物有关的形容词。从作为十岁的少女在《紫儿》一卷中登场，到四十三岁时在《法事》卷中去世，多是用“うつくし”、“らうたし”来形容她。比如在《御法》卷里，描写她即将死去时用的是“限りなくらうたげ”，将她死后的容貌称赞为“つやつやとうつくしげ”。像大家知道

的那样,作为一般的古语,前者可理解为“かわいい”(可爱),后者可理解为“可憐だ”(可怜),但仅通过这样的现代语翻译是无论如何无法领会晚年紫上的美好特质的。这实际上也关系到原著的现代语翻译以及外文翻译的问题。此时,我们必须通过抓住物语中一贯要求使用“うつくし”、“らうたし”的必然性,来探索文章脉络上的该词汇的一次性意义。

越是像《源氏物语》这样庞大的巨著,越可以看到词语之间紧密地呼应形成一个牢固的表现形式。正是在试图解构这固有脉络的一个一个词语的过程中,才不断体味阅读所带来的乐趣。从阅读物语的故事情节转变到解读物语中的语言,这样物语中虚构情节的离奇性也会作为更加新鲜的感动产生影响。对此我深信不疑。

翻译:施旻

日本的《源氏物语》研究

高田佑彦

日本的《源氏物语》研究,从平安时代末期一直到现在,历史悠久,所以具有很多方面。在整理的时候,我认为可以分为文学作品普遍性的课题与《源氏物语》固有的、或者说是具有《源氏物语》特色的课题两方面来思考。

因为这次的发表毕竟不可能深入到这些众多的研究领域与数百年的研究历史,所以把主要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限定在源氏研究作为近代研究得到提高的这五十年,适当的回顾研究史,讨论近年来的研究状况。

作为文学作品,当然可以分为作品的问题与作者的问题两方面,关于作品的问题,有着对文本、成书过程、构想、构造、主题、文字表达等多种多样的讨论。

一、文本的问题

文本研究领域近年来获得了多种成果。《校异源氏物语》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源氏物语大成》校异篇的问世,使得原本确立的诸本分类的基准,青表纸本、河内本、别本三类的合理性再次成为研究课题。以《校异源氏物语》的底本即大岛本为首,作为流布本的青表纸本的地位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可以肯定

地说,青表纸本不是单纯的藤原定家的自抄本的衍生物,而是经历了复杂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定家自抄本并不一定是单一的,随着这一事实的明了,青表纸本的这一概念本身就变得需要进行重新探讨。在这样的形势下,又不断有关于对大岛本的细致的书志报告与影印,于是开始出现了包括对青表纸本的再定义这样一种试图重新构筑文本体系的倾向。

随着这些文本研究的进展,对追溯到平安时代的文本的期望变得热切,对至今没有整理的“别本”的研究有了进步,提供了很多资料,但是仍然没有可称为平安时代的文本出现。

另一方面,文本研究的进展也给注释类图书的文本校订带来影响。自《校异源氏物语》以来,尽管诸注释的底本的主要还是大岛本与定家自抄本,但是近年来的校订在青表纸本的使用的程度上比以往都更高。

二、成立论·构思论

成立论是有关成书过程的讨论。一九五〇年前半期这方面的议论比较活跃,但是不久就由于缺乏外部资料等原因转向了对构造或者是构思的讨论。在此过程中人们发现,几乎所有的证据都来自作品内部,而作品的解读自然是因人而异的,这正是成立论的局限性所在。为此,成立论本身没能得出学界公认的结论,但是通过讨论的过程,使得研究者的目光不得不转向作品复杂的构造,这样,作品的分析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这里,有其在研究史中的存在意义。具体说来,成立论的讨论虽然与执笔的顺序、作者的构思方式等问题有关,但是很明显这些是不可能解答的,所以产生了动态把握作品的构造的观点。这已经是与成立论不相干的三部构成说,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发展性地把握主题的观点。过去是把主体的发展看做是作者的成

熟,现在逐渐变为是作品自身的展开与发展。

在成立论走到尽头的时候,很自然关于构思的学说逐渐增加,接近创作的秘密是谁都关心的方法。这种方法立足于作者的构思这一点上继承了成立论,以期通过对作者构思的分析,解明作品的整体构造。有人把它与成立论归为一类,称之为成立构思论,很明显,这种认为作者的构思就等于作品的朴素文学观不能适合《源氏物语》的复杂构造。

三、构造论·主题论

不久,从成立构思论中排除了作者这一要素,探讨作品本身构造的倾向变得明显起来。也就是构造论。例如,阿部秋生从须磨流谪并不是故事发展的结果这点论证了那是贵种流离谭的必然结果,没有停滞于战后盛行的作者是地方官女儿这一阶级性定位,而是以此为内涵,延伸出了超越作者个人的因素。另一方面,把作者的问题与成立的问题分开,从作为地方官女儿所关心的问题与作品内部世界的关联上入手,具体通过多侧面的讨论明石君的故事,用宿世观说明了预言下的光源氏的一生以与明石家族命运的关联,也就是第一部论。这里也有与所谓的人物论相关的侧面,但是它正好说明了个别的人物论是无法完全说明这部作品的复杂构造的。

与此相关联,也提一下池田龟鉴三部构成说。池田以女性为单位把作品分为“短篇中篇说话”“长篇说话”,根据这些分类,把作品作为发展的动态进行整体把握,而且把整个作品界定为三部作。三部构成说虽然受到了来自文艺学立场的批判,但是因为《源氏物语》自身就包含了从古物语的蜕变到后期物语的衍生过程这样一部文学史性的作品,而三部构成说正好形象的说明了这点,所以正在逐渐成为定论。刚才论述的构思论大部分

都是以三部构成论为基础展开的。

在思考《源氏物语》的长篇构造时,光源氏的特殊存在是个重要问题。在实现《桐壶》卷所预言的准太上天皇这一特殊地位等前提下,在如何把握超越天皇的问题上,导入了文化人类学或历史学中使用的“王权”这一概念,被称为王权论。关于贵种流离谭及古代帝王的“好色”问题展开了活跃的讨论,但是把第一部理解为光源氏实现王权的物语时,关于王权的实现是否是第一部的主题又引起了一场讨论。反对王权主题的主要是站在把物语看为“女子读物”的立场的,我本人的意见是:是王权还是女子读物,这一选择本身就有问题,可以认为无论哪一方都有源氏的独特性。铃木日出男等则发展了折口信夫提出的古代帝王的“好色”论。

再来看主题问题。

作品的构成与主题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关于主题,本居宣长的“物哀”说广为人知,似乎得到了广泛认同。但是正如刚才论述过一样,《源氏物语》本身就是发展着的,单一性主题是值得怀疑的。暂且不说短篇物语,试图用单一的主题来理解像《源氏物语》这样的长篇物语本身不太可能,可以说这种看法已经达成共识。从正面以主题为问题的论文数量已经不多了,在处理的时候,一般都是按照三部构成,第一部的主题、第二部的主题这样提及。或者是以更小的单位,例如紫上物语的主题或者帚木三帖的主题等,采用类似这样细分作品世界,限定主题涉及范围的方法。这里,究竟是把它看做权宜的方法,还是把作品整体看作小单位的集合,是学者不同观点的分界线。这也是与成立相关的问题,就是作品本来是作为长篇来写的,还是短篇的集合形成的长篇,对平安时代物语的认识不同,以上观点也就不同。

这与所谓的人物论也有关系。人物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源氏物语》研究的中心,实际上却很难被称为研究领域。既